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三千四百

九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二真

制

宣制

五代薛史後周太祖紀 乾祐元年春漢高祖不豫及大漸帝
 與蘇違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即位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舊制
 樞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至是宣之自帝之始也老學庵筆記蘇子
 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眾引聲長蘇子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
 語曼聲徹統殿中央蓋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
 鳳拜右揆有旨下闕門令平讀遂為故事放翁家世舊聞佳時殿廷宣制
 皆曼延其聲若哦詠者故蘇黃門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徹統殿中
 央今但平讀不復曼聲矣先君云政和初方如此游在都下時嘗以問闕
 門官無復知者政和五禮新儀文德殿宣制其日俟東上闕門官押制書
 到東上闕門外置於案上引贊官報宰臣催班如班先引殿中侍御史一
 員入殿庭就位次引望參官以次入左散騎常侍在橫街東南黃道之東
 給事中左諫議大夫在其東起居郎左司諫符寶郎左正言又在其東御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一

史大夫在左散騎常侍之南中丞在其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
 又在其東持遠在御史大夫之南六曹尚書金紫銀青光祿大夫在其東
 典御史大夫班齊次六曹侍郎開封尹至大司成開封尹以下稍空次太
 常卿至中大夫次殿中少監至中散大夫次七寺少卿至奉直大夫次左
 右司員外郎至朝奉大夫次六曹員外郎至朝奉郎次太常丞至丞議郎
 次開封知縣至奉議郎次太史局正至通直郎又在其東太子三師在特
 進之南三少在其東次賓客詹事次左右庶子以下又在其東每等各重
 行異位並西向北上右散騎常侍在橫街南西黃道之西中書舍人右諫
 議大夫在其西起居舍人右司諫正言又在其西每等各重行異位並東
 向北上引贊官引門下省宰臣立於本省班南稍前如宰臣不赴即門下
 侍郎入立於本省官之上東上闕門官引制案當殿北向揖訖稍西東向
 立引贊官引宰臣於制案前北向立揖笏跪闕門承受行首捧制授宰臣
 俛伏興執笏捧制歸位揖笏轉授通事舍人半班不赴即門下侍郎受不
 不赴即通事舍人受並如宰臣之儀執笏捧制南向揖訖由東黃道赴宣
 制石位西向揖訖就位北向立揖笏宣讀若呈書應旨或后妃親上呈子
 帝親制書後舍人宣有制在位官各再拜宣訖再拜揖笏舞始再拜舍人

執笏捧制措笏授宰臣宰臣付有司百官以次退如班內有官除授候宣姓名引贊官引本官北向立末班官於宣制石東西班官於宣制石西再拜聽宣訖再拜措笏舞蹈再拜加恩者引歸本班出鎮罷相者引赴朝堂楊內翰談苑翰林規制自妃后皇太子親王公主宰相樞密節度使並降制用白麻紙書每行四字不用印進入後降付正衙宣讀其麻即付中書門下當日本院官告院取索綾紙侍詔為官告只用麻詞官告所署中書三司官宣奉行並依告身體式常用閣長一人銜位玉堂雜記凡鎖院或親被旨或受熟狀本院即關閣門今月某日有鎖院事閣門得之即關報御史臺集文臣職事官承務郎廳務官通直郎已上明日赴文德殿聽麻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知政事一員押麻麻卷自內出閣門啓御封而吏對展宣贊舍人南面措笏以手大聲隨首尾詞及階位姓名下數句并所除之官而讀之不盡宣也聽訖知閣門官以授參政參政付中書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詔令及兩后之類則宰相文武百僚俱入又亦盡讀拜舞然後退宋韓魏公安陽集拾事加恩押班宣制詩 大拾休成慶澤新廣庭宣制寵巨都非煙薦瑞龍宮殿宣制時程齋齋然出綉教言筆措紳風結冰屠駢玉著日融霜光半魚鱗移時始放金吾仗鵝鸞齊飛出禁闈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二

同日宣制

宋史孟昶世家 昶既降其子玄結與昶同日宣制檢校太尉奉寧軍節度使昶平賜玄結羊五百口酒五百

百盞玄結獻馬二百疋白玉水精鞍勒副之太平廣記武元衡與韋貫之同年及第武拜門下侍郎韋罷長安尉赴選元衡以為萬年丞過堂日元衡謝曰某與先輩同年及第使先輩未離塵土元衡之罪也貫之嗚咽流涕而退後數年除補闕是年元衡帥西川三年後入相與貫之同日宣制

迎制

建安續志制書到太守率眾官具威儀就平政橋迎迓回至鎮雅橋下輪車眾官步入宣詔頌春亭奉次小須出次率眾官就

香案再拜拈香司賓引察判行至制書亭左立司法右立察判措笏就亭捧制書回身於亭左攝位而南立司賓請太守行進左攝位而北與察判對立察判跪進制書太守措笏跪接各僉伏興太守措笏捧制書趨右攝位而北與司法對立跪進制書司法措笏跪接各僉伏興太守歸香案前少立司法捧制書上宣制臺而南立讀畢下臺捧制書奉安還制唐書憲宗紀元和十四年三月丁未以撫州司馬令狐通為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史壽州用兵失律未宜獎用上令宰臣諭植

以通父彭有功不忍遂弄其于其制方行伊洛淵源未光庭遣給事中以
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為給事中劉丞相擊罷政
守鄆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歲餘知潞州遣集賢院學士道學名
臣言行錄劉擊罷相守鄆州未光庭封還麻制以擊有功大臣不當無名
而去言者若指臣為朋黨願被斥而不辭使鄭雅攻之公遂出知亳州元
史姚樞傳二年拜樞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主安可先有太師以所受
制運中書改
追制 唐元植長慶集論追制表臣聞令之必行於下者
任大司農 信也今苟不信憲莫大焉今陛下初臨寓內務切
禁元至於牧守字人之官所宜詳擇苟未得人不當虛授苟或任使不可
屢遷巨竊見近除寧州刺史論休慶州刺史高弘本通州刺史豆盧靖曹
不涉旬並已追制又以杜兼為蘇州刺史行未半途復改郎署臣不知誰
請於陛下而授之誰請於陛下而追之追之是則授之非授之是則追之
非以非為是者罰必加然後人不敢輕其舉以是為非者罪必反然後下
不敢用其私此先王所以不令而人從不言而人信豈異事哉率是道也
今陛下如綸之令朝降反汗之詔夕施紛紛紜紜無所歸咎臣竊恐陛下
之令未能取信於朝廷而况於取信天下乎臣伏願陛下微舉者之詞察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三

追者之請若舉者之詞直則請而追之者不得無過若追者之理勝則舉
而授之者不得無辜實罰是非所宜明當况陛下肇臨黎庶教化惟新語
令之間四方所仰小有得失天下必聞臣實庸愚跡居諫列職
當言責不敢偷安苟有所裨萬死無恨無任愚迫懇款之至

應制

鄭氏諱綺應制謂人臣應天子言也舊唐書后妃列傳女學士尚宮宋氏
若昭父庭芬世為儒學有詞藻生五女皆能屬文長曰若華次曰若昭若
倫若憲若荀若華若昭文尤淡麗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
聞德宗俱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
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華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歸田錄真宗朝歲歲
賞花釣魚群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晉公謂應制詩云
鶯鷺鳳簾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逢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為不及也王
明清餘話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泰旻陳季六君子于私
第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應制就
贖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羣公曰能代下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復
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有所止舍群公大以聳服唐張說之集應
制奉和詩牛斗三分國龍驤一統年智高寧受制風急肯迴船有策擒吳

永樂大典

卷一三四九七

話無古謀范宣拔孤因勢屈功重為鏡偏舊跡灰塵散枯墳故老傳百代
達明主何辭死道邊 夏氏階隋亂自古河朔雄王師遠教水兵氣臨山
東前掃成阜陣却下洛陽宮義合帝圖起威加天宇同軒臺百年外虞典
一颯風戰龍思王業倚馬賦神功 河上無名老知非漢代人先探道德
要留待聖明辰玄妙為天下清虛用谷神化將和氣一用與太初隣靈廟
觀遺象仙歌入至真皇心齋萬物何處不同塵 西嶽鎮皇京中奉入太
清玉鑿重嶺應綏騎薄雲迎霽日懸高掌寒空映削成軒遊會神處漢幸
望先情舊廟清林古新碑綠宇主群臣願封岱還駕勒鴻名 太原俗尚
武高皇初奮庸星軒三晉躋土樂二堯封北風遂舉鵬西河亦上龍主德
起王業繼明賴人雍六葉改昌期再興廣聖蹤傳呼大駕未文物如雲從
連營火百里繼觀人千重翠華渡汾樓白日臨罕奉粉楸恩賞洽桑梓舊
情恭往運感不追清時惜難違詩發尊祖心頌者威德容願君及春事興
與綏萬邦 蒲坂橫臨晉華芝晚望秦關城雄地險橋路扼天津樓隍行
宮日堤舍官樹春黃雲隨寶鼎紫氣遶真人東詠唐虞跡西觀周漢塵山
河非圖寶明主愛忠臣 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龍躡舊宅鳳德誅
餘分入室神如在升堂樂似聞懸知一玉法今日待明君 周召嘗分陝

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七

四

詩書空復傳何知萬象繼追賞二南篇郡帶洪河側官臨大道邊洛城將
日近佳氣滿山川 上陽柳色喚春歸臨渭桃花拂水飛總為朝廷幸
去頤教京洛少光輝昨從分峽山南口馳道依依漸花柳入關正役寒食
前還京逆落清明後路上天心重預遊御前恩賜特風深使幕那能錄鷄
子行宮擅巧帖毛毬渭橋南渡花如撲麥隴青青斷人日漢家行樹直新
豐秦地驪山抱溫谷香池春溜波光平預歡浴日照京城今歲隨宜過寒
食明年倍宴作清明唐陳拾遺集奉和皇帝丘禮撫事述懷應制 大君
忘自我應運居紫宸揖讓期明辟謳歌且順人軒宮帝圖盛皇極禮容中
南面朝萬國東堂會百神雲陛拚裳滿天庭玉帛陳鐘石和睿思雷雨被
深仁承平信娛樂王業本艱辛願罷瑤池宴耒觀農扈春早官昭夏德尊
老穆先親儼臣敢拜手歌舞頌惟新唐杜審言詩集扈從出長安應制
分野都畿列時來六御均京師舊西幸洛道此東巡文物驅三統聲名走
百神龍旗紫滿夕鳳輦拂鈞陳撫迹地靈古游情皇鑿新山追散馬日水
憶釣魚人為食傳中使先傳過下臣省方稱國阜問道識風淳歲晚天行
吉年豐景從親歡娛包歷代宇宙忽疑春沈雲御集扈從出長安應制
漢宅規模壯周都景命隆西石讓東主法駕幸天中太史占星應春官奏

日同雅門起長樂帳殿出新豐翕晉黃山下綺餘清渭東金麾張畫月珠
 慙戴相風是節嚴陰始寒郊散野蓬薄霜霑上路殘雪繞離宮賜帑矜耆
 老褰旒問小童復除恩載洽望扶禮新崇臣奉承明召多慙獻賦雄唐李
 翰林集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久辭榮祿遂初衣曹向長生說息機真欲
 自從茅氏得恩波應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傲借問
 欲栖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唐李君虞集中橋北送穆質兄弟應制戲
 贈蕭二策 洛水橋邊鴈影疎陸機兄弟駐行車欲陳漢帝登封草備侍
 蕭郎寄內書唐玉維類託重陽應制 四海方無事三秋有大羊無窮菊
 花節長春栢梁篇建寧志遊遊正月十五日夜應制 洛城三五夜天子
 萬年春綵仗移雙闕瓊筵會九賓舞成蒼頡字燈作法王輪不覺東方日
 遙隨御藻新古今詩託曹翰賜額應制 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
 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弱尚嫌弓力軟眼昏猶識陣
 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團花舊戰袍不見天莊公集觀唐明皇山水
 字派杯石應制 闕元留翠刻昭代奉宸游綠酒照杯沉紅泉滿字派澄
 清涵玉宇漱澗轉銀鈎霄堦傳布龜圖洛畫浮偃波分露坐垂露直前
 旒若許銘天德圖青豈易傳趙孟頫松雪齋集應制月中仙 春滿皇州

永樂大典卷三十四百九十七

見祥煙擁日初照龍樓宮苑柳映仙仗雲移金鼎香浮寶光生玉斧聽
 鳴鳳蕭韶樂奏德與和氣游天生聖人千載希有祥瑞電繞虹渾有雲成
 五色芝生三秀四海太平致民物雍熙朝野歌謳千官齊拜舞玉杯連長
 生春酒願皇慶萬年天子與天齊焉 應制萬年歡 闕闕初闕正蒼蒼
 曙色天上春迴絳情鷄人時報禁漏頻催九奏鈞天帝樂御香惹千官環
 珮鳴鞘靜萬岳三呼萬歲聲震如雷珠方異域畫來滿彤庭育珎呈化無
 外日繞龍顏雲近絳闕蓬萊四海歡欣鼓舞聖德過唐虞三代年年宴王
 母瑤池紫霞長進瓊杯是次膺集應制黃河清慢 晴景初升風細細雲
 收天淡如洗望外鳳皇城闕蔥蔥佳氣朝罷香烟滿袖侍臣報天顏有喜
 夜未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此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祥瑞
 大晟奏功六樂初調宮徵合殿薰風乍轉萬花覆千官畫醉內家傳詔重
 闕宴未央宮裏能改齋設錄玉觀應制清平樂 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
 勳得官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折旋舞徹伊州君恩與楚搔頭一夜御
 前宣住六官多少人愁中州樂府玉內翰應制清平樂 瓊枝瑤月簾捲
 黃金闕宮鬢蛾兒雙翠葉點綴離南闌雪東風扇影低還紅雲不隔天顏
 夜夜華燈萬樹半半碧海三山晏元獻公類要應制 呂公應制權居第

一獨荷殊桂御札垂褒日詔衣衣士下女陸下與太子諸上賦詩賜果中
書官何進亦百察凡在朝官無不奉和惟在第一人獨荷殊桂仍
家厚賜也上御札祭並天衛有虞之世百工實和於卿雲尚書大傳曰齊
時百上相和為卿雲之歌卿雲爛兮云云露冕美兮日月光華且復且兮
貞元好文簡文士而應制 貞元應制之篇持加考第 仰和宸篇異太
真李亨之上等敢冀鮑防之次等劉太真七女於詩句出一篇八皆賦頌
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製即制日畢和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帝命
詩序日因重陽之會聊示所法日詔曰卿等重陽會宴朕想歡洽欣慰良
多情發于中因制詩序令賜卿等一本可令中書門下廣定大詞士三五
十八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內於廷興門進來由是百察皆和上自考第其
詩以太真及李行等四人為上等鮑防于幼等四人為次等張濬范亮等
二十三人為下等又元龜曰鮑防于頌為次等張濬劉滋等二十二人為
下等李晟馬燧李崧三人宰相不加考第韓仲英天注聚星也召雲者
龍命呂者律州隆輝永歎遠整必盈輝水中輝也處高輝而長歎遠整之
中盈而響應也九五身高喻於隆輝六二卑下同於遠整唱和相應也命
官相應善滿而遠至星州草樂府之新詞宜徵太白李白天寶初侍詔翰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林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垂召白乙即於肆矣
召人以水澆面即今來草唱之咸十餘章帝頗嘉之廣緒廣橫爾雅曰廣
揚廣也唐帝御詩序晉公之唱和唐紀曰度度病太宗賜詩御札曰朕詩
集中要有卿唱和詩度志未盡因無心力詩及門而平武士彎弓文入下
筆後魏書曰尚安預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帝踐於草林即亭詔左右
賦詩不能者王可德射雷使武士彎弓文入下筆下臣某敢拜君命之辱
而為之詞云蕭其公主碑云詔內署司文之臣論次總實云云枚舉字少
猶為即從行至甘泉在河東東地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雜宮
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大疾受詔輒
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選賦所作少而善於草草賦辭中曰
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更難見規如倡自海類倡也故其賦有詆毀
之嫌者賦體也東方朔又自詆其文觀委字散言故古賦曲也曲隨其
義皆得其意頗談笑不甚則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怪戲不可讀者
尚數十篇相梁臺詩太官令預馬大官今日相梁備宋沈率梅朝廷大手
筆中初以付崔融中宗買錄曰融字安成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
所以各出寶圖明天皇太后哀問文及諸大十筆並中初付融撰之宗懷龍

川廟碑一夜便就三國典義曰梁宗傑少聰敏好讀書語轉引古事卿里
吁為小學士集上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王上果上美之大液滄
波起長楊高樹秋柳博馬侍中高祖西華之被詔賦詩奉和高祖登紫
陽樓十篇云華華承漢運華運賦游深為高祖所美劉勰字孔才為
賦時常侍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勸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與軍旅內營
官室勸作二賦皆經採為第從臣之嘉頌王褒與張子儵等善選西都賦
日云云江漢書曰宣帝頗好儒業云云其侍詔所幸官館輒為歌頌第其
高下以差賜幣也嚴惠奇漢書人志常侍郎嚴惠奇賦十一篇注云枚舉
同時或云勸之兄弟從行主茂茂詔造賦王筠華書云馬字元禮為文
能壓高韻每公宴王作辭必妍美沈約書從容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
王筠獨步趙充國大遜云充國為將軍有大功畫形於未央宮成帝時
以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楊稚為充國圖畫之頌今趙
充國頌是也日月出矣而熾費火不息莊子老謀天下於許由曰云云其
於光也不亦難乎至尊所改善陸倕石闕銘曰盤石鬱蒼重軒穹隆邑流
上有製模十四字是云云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人曰備字在公云云冠
絕當世賜以水帛朝野榮之韓安國作几賦不成西京雜記云梁孝王遊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七

於亡憂之觀集紀遊士各使為賦云云鄧陽代宗安國鄒陽皆罰酒三斗
空賦有以詩不成罰酒一斗而史蕭介傳曰梁或愆天後連二十餘人
置酒賦詩有賦盡顏色不變言笑曰若介梁斷使成文
無加照帝兩美之曰賦有之賦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矯制漢制業錄春秋

之義大夫亡違事漢因此意立為矯制之法曰矯詔者謂托言受詔也按
功臣表注倖矯制大害要斬有矯制害矯制不害武帝世浩侯王恢坐矯
制害當死宜春侯衛抗坐矯制不害免侯而博士徐偃使行風俗矯制使
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湯劾以矯制大害法至死此其別也其後孫寶出
廣漢群盜坐矯制免官馮奉世斬莎卑王甘廷壽陳湯斬郵支單于坐矯
制皆不得封觀是則知漢家矯制之法重矣西漢書高五王傳矯制以令
天下師古曰攝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攝音矯西漢會要武帝即位汲黯
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
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
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
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本傳元鼎中
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徒為太常丞

永樂大典

卷一三四九七

御史大夫張湯劾僭矯制大害法至死僊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誅其義有詔下終軍問狀
軍詰僊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
成變故有不愛辭造命顯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
外僊廵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賦正二國廢國家不足
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僊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
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僊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
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僊矯制而鼓
鑄者欲及春耕擅鑄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
其與實反者非僊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
望千名米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
所就者小僊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僊窮誣服罪
當死軍奏僭矯制願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召僊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
詔示御史大夫於軍傳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功且永宣帝元
康元年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侯使
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證與旁國共殺其王

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七

八

萬年及漢使者莫克國自立爲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
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軟盟畔漢從郡
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鄴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
嚴昌計以馬不壅擊之則莎車日蹙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
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入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
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
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新
莎車王殺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
皆以爲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
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間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此乎遂發
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
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馮奉世傳元帝建昭三年使西域都護騎都尉
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共誅斬匈奴至支單于於康居始至支單于因辱使
者上書驕慢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
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支
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

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
 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蓄之必為西域患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
 金城強弩之守如發也由支士啟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
 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廷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
 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廷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
 獨攝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支士廷壽聞之驚起欲止馬
 湯怒按劍叱廷壽曰大衆已集會孺子欲沮衆邪廷壽遂從之節勒行陳
 益置陽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廷壽湯上疏自劾奏請
 制陳言兵狀遂斬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康衡以為廷壽湯擅興師矯制
 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微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
 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廷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
 向上疏曰至支單于囚殺使者支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
 皆聞馬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廷壽副校尉湯承聖指
 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擅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遠蹈康居屠五重城奪
 敵侯之旗斬至支之首垂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
 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至支已誅且喜且懼解風馳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九

義稽首未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
 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軍軍惇惇如
 霆如雷願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未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
 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廷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
 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
 踰月秋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言甫之歸周厚賜之其
 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未歸自錫我行永久千里之錫猶以高遠况萬
 里之外其勤至矣廷壽湯既未復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控於刀筆
 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威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
 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
 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疋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
 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
 有餘人今康居國獲於大宛至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
 廷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
 耶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
 功覆過則優於齊威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

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至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宜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賄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至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喻義于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馬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康衡石顯以為至支本亡逃夫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衛顯復事延壽馬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夫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陳湯傳兩漢蒙求宋均字叔庠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來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謀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

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新唐書李勣傳勣孫敬業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諸武擅命唐于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衆人恣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今雍人韋超吉州長史陳敏之反璋乃收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宋史衛膺敏傳靖康初高麗遣使來賀命膺敏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膺敏曰國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夫遠人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命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嘉賞程大昌傳孝宗銳意事功責近或預審議命今四出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已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落闕或言矯制帝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詰自今御前直降文書皆申三省

墨制 宋史西蜀孟昶審奏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姦上然之

祥事後唐武皇明宗即位命知祥討平東川知祥自領兩川節度明宗即以授之長興四年封蜀王許符墨制馬明史實寶錄五代劉守光據幽州諷諸鎮共推尊已於是晉王率

遺制 舊唐書中宗上官昭容傳中諸鎮以墨制冊尊守光為尚書今

而加**改革制**

文苑英華改尚書省中書門下省九寺十二衛名及
官稱號改正朔改錢文字錢斤兩詳審剛定中理完

屈賦大理丞廢刑部獄制一作改元光宅故鸞臺朕聞上皇建極體元氣
以育羣生大聖承天法開陽而陶庶類與時舒卷叶三正而推移隨道汗
隆應五鈴以通變故能牢籠宇宙填八靈符景運而財成契休期以光
宅昔有隋標季率土淪胥豺狼肆吞噬之災億兆被虔劉之酷高祖神光
皇帝披圖汾水仗鉞參墟廓氛侵而安四維掃櫓槍而清六合太宗文武
聖皇帝負日月而膺運鼓雷霆而震威蕩海夷山功決八荒之外救焚拯
溺仁霑萬域之表樂和禮洽天平地成茂績光於遂初鴻名冠於開闢高
高宗天皇大帝雲房誕睿虹渚降靈受錄錯之禎符應未繇之景命飛車
乘龍巨軒頊之不臣沒羽浮金賁禹湯之未賚開邊服遠更闡寓於先基
富國寧人重增輝於前烈撫臨當宇調五氣於明堂考瑞升中朝百神於
日觀茫茫衆俗寧知覆燾之恩蠢蠢庶萌孰辨陶甄之力固已千年啓旦
三聖重光歷選前書無聞往載豈謂道隆金鏡運迫鼎湖方延萃渚之祥
遽託白雲之駕以社稷之大任屬荒渺之微躬欽奉遺言載深悲懼遂以
茲非德開導嗣皇式綜萬機載宣風化所以賴王公卿士各竭地誠若濟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十一

巨川實憑舟楫然自恭臨朝序已積矣涼教靡致於移風道尚慙於變俗
良以哀迷在疚茶棘纏身一作心陵廟未安匪違專慮今者鳳京遠踐龍
馭上升既因大禮之終宜更中區之始朕母臨赤縣求瘼之志每盈于育
蒼生恆隱之懷鎮切唯我勵精為政克已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區寓
致南風之泰以斯酬眷命用此報先恩冀上不負於尊靈下微申於至懇
夫五行迭一作迭用列代相承欲崇其德先遵所尚故夏以金運來鸞而
尚玄周以木行青駢而尚赤將隆母德必欲子扶近者地不藏珍山無秘
寶皇家土一作上德勝氣攝彰宜崇白賁之家以輔黃中之運自今以後
旗幟皆從金色仍飾之以紫畫以雜文其應合改者所司詳依典故供奉
帷慢咸用紫色自錄府衛所旗並改以皂八品已下舊服青者並改以碧
其在京諸司文官職事五品已上清官并六品七品清官並每日入朝之
時常服袴褶諸州縣長官在公衙亦準此自餘官朔望朝參皆依舊其色
皆依本品又鎮星之在大微已歷年載著上精之美應表坤祚之元符宜
同成帝以時薦享又東都宜改為神都官名太初官但列署分司各因時
而立號建官置職咸適事以標名而今曹僚之中稱謂多異宜改尚書省
為文昌臺左僕射為文昌左相右僕射為文昌右相吏部尚書為天官尚

永樂大典

卷一三四九七

書戶部尚書為地官尚書禮部尚書為春官尚書兵部尚書為夏官尚書刑部尚書為秋官尚書工部尚書為冬官尚書門下省改為鸞臺中書省改為鳳閣侍中改為納中中書令改為內史太常寺改為司禮寺鴻臚寺改為司賓寺宗正寺改為司屬寺光祿寺改為司膳寺太府寺改為司府寺太僕寺改為司僕寺衛尉寺改為司衛寺大理寺改為司刑寺司農寺依舊左右衛亦依舊左右驍衛為左右武衛左右武衛為左右鷹揚衛左右威衛為左右豹韜衛左右領軍衛為左右玉鈐衛左右金吾衛依舊其餘曹司及官寮名未改者所司速制名奏聞又司隸之官監郡之職所以更省風俗刺舉愆違今人物殷繁區寓遐曠而所在州縣未能澄肅可置右肅政御史臺一司其職負一準御史臺專知諸州按察其舊御史臺改為左肅政御史臺專知在京百司及監諸軍旅并出使其諸州錄事參軍宜依舊仍今在京五品已上清官每日於章善顯福等門各一人侍詔朕當親訪正道詳求得失又玄元皇一無上字帝者皇室之源經道德而無為冠靈仙而不測業光眾妙仁覃庶品豈使寶胤見御宸居先母竟無尊位可上尊號曰先天太后宜於老君廟所敬立尊像以申誠薦又洛州界內所有帝王之陵及自古清直之臣忠廉之佐並令州縣就其塋域一甲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十一

祭享又自志德已來元勳佐命或以忠鯁事主或以道德匡君非身有犯緣子孫絕封者前詔雖已處分或恐尚有闕遺宜降霽澤重申前命又往日光朝聖武湯定避方日月照臨咸為郡縣皆荷生成之惠無復遠近之殊朕矜撫之懷豈隔中外每念其珍嗣慈愴良深繼絕興亡寔惟本志宜各求其後胤立以承嗣一作子啟其諸都護漢官及鎮兵等並悉放還其管奉山陵使及幽薄使等並依別勅處分又兩京之所徭賦寔繁亦令所司作優量法使勞逸得所靈駕所涉千里斯遠在路黎氓一作萌莫不哀奉念其勞弊情增感惻其緣供頓及山陵者並免今年課稅又比來諸道軍行叙勲多濫或端居不出以貨買勲真偽相蒙深為巨蠹自今以後所司宜明為條例務令禁斷責成所在可不勉歟如更有違必越法科處分又比命放出官女已降詔書然以在內多時咸悉願住但念其各有親屬豈可久致分離宜準前恩即令放出又隆平日久戶口滋多物務既繁欺隱斯眾其上州萬戶已上大縣萬戶已上各宜析出別置州縣唯雍洛二州不在此限又濟時之道求賢是務其官人及百姓等或器標瑚璉材堪棟幹或在職清慎或抱德幽棲或武藝馳聲或文藻滌譽宜令京官九品已上及諸州長官各舉一人或以名薦務取得賢之實無貽濫吹之譏又

前者有詔具述內外官寮備陳行事以申勸沮仍恐百官在職尚有虧違
 今欲重降霽一作深恩更垂寬宥素殿錄用罔責於前非滌罪論功必期
 於後善若又不悛已過重挂珠羅當使真以嚴刑倍加其罰思與士庶共
 此惟新可大赦天下改文明元年為光宅元年自九月五日昧爽已前大
 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皆赦除之
 派人未達前所者放還其犯十惡官人枉法受財監臨主守自盜所監臨
 劫賊殺人故殺人謀殺人及反逆緣生并軍將臨戎往處喪律鎮遏失所
 虧損師徒及常赦所不原免者並不在赦例亡官夫爵量加收叙諸年八
 十已上各賜粟二石綿帛二段九十已上賜粟三石綿帛三段百歲已上
 賜粟五石綿帛五段並依舊例板授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一作表表門
 閭綠寡博獨為疾之徒不能自存者並加賑恤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
 不首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其詔書內事有未盡者仍令所司作條例處分 安養百姓及諸改革制
 勅愛人者天地之德育物者陽和之氣朕立極行政體元順時期於緝
 熙致彼仁壽今永惟春令慶在發生當萬有之遂心慮一物之失所救人
 恤隱雖已著於成式施惠布德俾更弘於新令其天下百姓有灼然單貧

水樂大典卷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十三

不存濟者緣租庸先立長行每鄉量放十丁備恐編戶之中懸磬者衆限
 數既少或未優洽若有此色尚軫于懷特宜每鄉前放三十丁仍準首條
 處分待資產稍成任依恒式其所放丁委縣令對村鄉一一審定務須得
 實仍令太守子細案覆本道使察訪如有不當者本里正村正先決一百
 配入軍團縣令解太守本道使不舉者量貶降七德為武必先禁暴五材
 並用誰能去兵自古蓋非獲已關山遠戍雖多戀本之情操位高懸終有
 懋功之賞若能感激信可優矜其諸征行人家有兼丁如載限向滿情願
 自相替者宜聽其家內應合更差防及諸雜科一切放免古者黜陟幽明
 廉問風俗匪唯察吏亦以恤人今考績之期已過於三載求瘼之意欲觀
 於四方宜即選擇使臣分往諸道訪察官吏善惡巡問百姓疾苦兼太守
 縣令老耄者比問諸郡或縣損虐辱令賑恤猶慮驟卒須更優矜務使周
 濟其開元二十九載內外官所舉太守縣令等朕撫字之任急於用賢特
 令舉親務欲求實趨車既至頌網無遺不限登科皆令効職既推心而無
 負期濟理而有成一自守官向已終秩思聞為政之績以觀推薦之義先
 有處分必行賞罰尤須審察將復前言即日並具狀聞奏且量地制邑大
 小雖殊置吏養人遠近如一比來中下縣令或非精選吏曹因循但務填

闕天下大率小縣稍多至於蒼生詎免其弊若無優獎豈致循良既在得人寧拘格限宜於選人內取中外清實是明經進士應制明法并資蔭出身有幹局書判者各於當邑內量減一兩選注擬赴任之日仍令引見朕當察審去就其老弱者更不得輒注考滿之後準職官等例三選聽集在任有政績尤異者三考外委本道採訪使與通狀態是下縣仍並升為中下縣又令長字人不可雙闕此未補授直至選時亦有縣在僻遠多不情願遂虛其位累載闕人既無本官為政不一戶口逃散莫不由茲自今已後宜令選司先量才注擬如非時有事故等闕具所由當月牒中書門下於內外官中簡擇進擬遣今在京員外人數稍眾既無職事願亦滯才其高品者宜簡擇量授郡守六品已下堪理人者亦授縣令俾其効用兼有成績天下郡縣先有欠公廨本處今既分稅錢並準式依本足例支給使厚其祿以竭其心經國之制省官為本况分司俟務既有常負授職任人須存定限若踰程式實紊紀綱其內外六品已下員外官生考滿後一切並停各依選例自今已後更不得注擬其皇親諸親幼小及諸色水恩授官軍功技術內省左右龍武軍并諸蕃官等不在此限所司仍具作條件處分且禮經垂訓篇日攸殊或未盡於通體是有乖於大義借如克命四

子所以授時周分六官曹不繫月先王行令蓋取於斯苟分至之可言何絃望之足舉其禮記月令宜改為時令但五方定位岳鎮總其靈萬物阜成雲雨施其潤上帝攸宅寰區是仰且岱宗西岳先以封崇其中岳等三方典禮猶闕朕以眇身紹膺鴻緒紫微夙讓黃屋非尊屬天衢未亨王室多難載迫公卿之議遂歷數之重凜乎馭朽慄若涉泉自臨萬邦斯為三載頃者居過密之際莫謀郊禋之禮霜露之思日月增深今三元吉辰萬物伊始假于清廟并彼圓丘躬耕祈穀率禮斯備大官視膳而牲絜奉常陳樂而邑和爰自降制之始迄于禮畢之際祥風候律瑞日揚光御雲紛集於壇場甘雨傍流於郊甸非常之慶豈獨在予宜因天地之心式章雷雨之澤可大赦天下

撫問制 宋胡寅斐張浚制 卿心存社稷志珍冠離初陪端按之司未皇暖席首念大江之險請往視師貔虎奮其積威旌旗改其萬觀紉思風駕行次上流裝度勤勞克底蔡方之績孔明開濟先收赤壁之功惟爾忠誠體予憂顧規模既定委付得宜式適其歸毋久于外運籌決勝方資帷幄之謀論道經邦何獨兵甲之間今俾

取應制 宋任希夷斯庵集取應宗子制 朕念信使往諭朕懷

之科俾奉大廷之對其言可采
我國家出震來乾立

受命以官益厲兩修欽承于渥
極開統緒歌曆數啓聖十齡文物聲名極圖六葉安祿山夷羯賤類粗立
邊功遂肆光殘變起倉卒而毒流四海塗炭萬靈朕興言痛憤提戈問罪
自靈武聚一旅之衆至鳳翔合百萬之師親總元戎掃清群孽庸才王叔
受委元帥能振天聲于儀決勝無前克成大業兼回紇葉護雲南子弟諸
蕃兵馬力戰平兇勢若摧枯易同破竹朕早承聖訓嘗讀禮經義切奉先
恐不克荷今復宗廟於函洛迎上皇於巴蜀導鑿輿而反正朝殿門而問
安寰宇載寧朕願畢矣且復人將有主故當天地之心興豈在于寶馮社
稷之祐今兩京無虞三靈通慶可以昭事宜在章恩待上皇到日當取處
分

進講尚書制 宋王東年先生集至似進講尚書制 具官
其講廷高三侍之選藏壁出四代之書先辨

之治無衣裳費其稽古文武之政在方冊可以驗今願惟儒宗宜備畫訪
以爾多見守約資深遠原憲臺持糾察之公諫省有編緝之益入侍經帷
詳聞起辭諒學術之該通尤典謀之淹貫於五十八篇之定舉大
表以敷陳若十餘萬言之繁鑿空文之無補庶禪聖治日佇英猷 **勞慰**

九集大典卷之三十四百六十七

五

勲臣制 舊唐書穆宗紀勞慰勲臣制 朕聞帝王之宅四海子育
群生如天無不覆如日無不燭乃膳莫方初喪戎帥念予

三軍之士洎于四州之人或懷忠積誠而思用其長或災荒兵役而望恤
何階今則昌運一開誠節咸著王承元首陳章跡願赴闕庭永念父兄之
忠克固君臣之義已加殊獎別委重藩又念成德軍將士等叶謀向義丹
款載中萬欲效其器能各以列之爵秩大將史重歸牛元冀已超授寵榮
今更都加厚賜宜令諫議大夫鄭覃往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貫王澤所
洽天網方恢宥過釋寃與人休泰其管内見禁囚徒罪無輕重並宜釋放
朕以武俊之勲勞光于彝鼎士真之恭恪繼被節旄承宗感恩亦先立效
永言十代之宥俾錫一門之榮承宗兄弟已授官爵其承宗葬事亦差官
監視務 **免租減罪制** 五代薛史免租稅課利減罪制 王者
令周厚 撫之以淳和而夷黃有戰伐之師竟舜有干戈之用諒不獲已其徭病諸
然則去害除妖興兵動衆殺黑龍而濟中土刑白馬而誓諸侯終能永逸
曾勞以至同文共軌古今無異方冊具存朕以眇末之身託億兆之上四
海未及八年于茲業業兢兢日慎 日雖踰山越海爾慎方來而召兩微

永樂大典

卷一三四九七

風蚩尤尚在顧茲殘孽勞我大邦將士久於戰征黎庶疲於力役木牛暫息則師人有乏雙之憂流馬盡行則丁壯有無聊之苦况青春告謝未夏已臨妨我農時迫我戎事永言大計思致小康宜軍在宥之恩稍示股憂之旨用兵之地賦役實煩不有蠲除何使存濟除兩京已放免外應宋毫穎鄆齊滑鄭濮沂密青登萊淄陳許均房襄鄧沁隨陝華雍晉絳懷汝商等三十二州應免貞明四年終已前夏秋兩稅并鄆齊滑濮襄晉輝等七州兼免貞明四年已前營田課利物色等並委租佃使逐州檢其名額數目於故所在官吏不得淹停制命徵督下民致恩澤不及於鄉閭租稅虛捐於帳籍其有衷私遠年債負生利過倍自違格條所在州縣不在吏與徵理之限袁州城內自故守進違背朝廷結連番寇久勞攻討頗困生靈言念傷殘尋加給復應天下見禁罪人如犯大辟合抵極刑者宜示好主特令減免除準格律常赦不原外徒流遞減一等左降官未經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便與復資云

巡察本管制

文苑英華遺王志愔等各巡察本管內制 上天降禍大行太上皇厥代升遐俾予一人兢兢在疚攀號荼毒願向權隕百辟卿士等上遵遺詔下徇群心寰區任殷社稷務重資於聽斷不可暫缺遂立哀迷適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六

從勅請恭惟顧託之旨思致和平之化雖在荒瘠敢忘負荷是用泣血禱膺執喪視事天后王者代天理物師長者助朕理人物之所以茂育人之所以蕃庶蓋欲遂其性而安其業也朕每置旌進善反席勉賢恐閭閻有愁苦之聲草澤無明駭之舉吏或慢法官或非才因之致理且未為得其何以廉庶詔今作此政恤冤刑問博察招茂吳寬賦歛節征詔今作史儒使天下無為事無事也頃分連率則曰使臣將求人瘼免宣朕命諸道按察使揚州長史王志愔廣州都督宋璟益州長史韋抗博州都督詔今作蒲州刺史程行謹汴州刺史倪若水魏州刺史楊茂謙詔今作欽靈州都督強循潤州刺史李濟荊州長史任昭理秦州都督張嘉貞洪州都督楊虛受梁州都督張守潔等並邁迹垂憲偉才通議有其直方無所迴避宜令各巡本管內官人有清介獨立可以標映士林或文史兼優可以潤益邦政者百姓中有文儒異等道極專門或武力超倫聲伴敵國者並精加訪擇具以名聞其官人有老弱及久病妨於政事并才用劣下全不稱職者上佐已下委使人便停務其官文要者便簡清勤人權攝其京官及畿內州委御史大夫及吏部長官準此詳察錄奏諸道僻遠州及嶺南道委使人量差判官分道巡按具天下因徒慮有冤滯宜令大理寺及本巡

使所在按理流罪已詔令作以下非犯名教及官典取當並聽減一等杖
 贖即是非理均事可疑者并杖已下罪並宜放免緣山陵所科夫匠等有
 父母年老家無中男已上者容其侍養不須差遣其河南河北遭蝗虫州
 十分損二已上者差科雜役量事矜恤詔令作放百姓間有不德使事委
 按察使與本州長官商度隨事處分
宣諭大理制
元王憚秋 潤果投質
 奏聞布告遐邇令知朕意主者施行
 某宣諭大理國制 幼懷奇節筮仕昌時及知遇於先朝遂撫綏于大理
 揚威絕域昔收定遠之功服事彤庭屢抗伏波之請宜旌前效俾煥綸章
 汝其宣暢皇猷洋溢方外爰體綏懷之意以安遐邇之情轉為招徠式副所托
祠官母有所祈制
史記孝文紀母有所祈制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
 今歷日縣長是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肆傷
 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贊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
 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不德而
 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 臣 秦鳴雷

學士 臣 王大人

分校官侍讀 臣 呂 天

書寫儒士 臣 吳子像

園監 臣 喬永華

日 歐陽卿

永樂大典

卷一三四九八